

太行山气象

总政组织部门找谈话以后，我与另一个队的“非党同志”徐蔼如一同分配到冀南地方工作。冀南军区是129师的部队，去那里要先到129师办手续，然后再往前走。沿途有些情景一闪而过，也在脑子里留下了持久的踪影。

太行山气象：129师驻地在山西辽县（左权县）西井村。从武乡到西井要翻过一架高山。离开砖壁没有几步路就开始往上爬。望山跑死马，走了一整上午，山口还在远处。在一个小单位的临时住所吃了一顿煮玉米粒，下午接近山巅缺口。前一段行军，从平顺到武乡，不下三四百华里，全是经河岸谷底穿行，不曾登高眺远，一扫太行山面目。心里揣想，翻过眼前这架高山，东边地势大概会低些了。等到爬上山口，谁知出现在眼前的，竟然是一个无边无际的、风起云涌般的高峰峻岭的海洋。一串串，一层层，横看竖看都成起伏翻滚、汹涌澎湃的波涛。我觉得现在才真正到了太行山。它给人的印象不是奇、秀、幽、独，而是“群”与“雄”，是千军万马驰骋的那种群与雄。它的这种独特气象，令旅行者到了这里，恐怕也要感叹：曾经沧海难为水，除却太行不是山了。北侧岭上有一段石

头垒的墙。石头风化了，墙的状态傲然犹存。也许是赵国御胡的长城，不知是否有人发现、查考过。南北朝武乡贫苦农民石勒亡命东下，在襄国（河北邢台）建立后赵政权，也说明古人很早就在利用这个山口了。彭德怀到辽县下庄八路军驻地与鹿钟麟谈判，就是走的这条路。后来有人说，八路军指挥部能够在太行山上坚持下来，是山上有进可以攻、退可以守的特殊地形。那是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完全隔离的想当然的说法。

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，“我能往，寇亦能往”；在那种形势下，战胜敌人的关键，“在德不在险”，这是中国人早就有所了解的。事实上，日军几度集中兵力，闯入太行山腹地，吃了苦头，碰了钉子，被迫退出；同时，也造成八路军遭受左权牺牲那样的损失。八路军在太行山上屹立不摇，地形固然有利，最根本的一条，不是凭的险，而是凭的德——凭与人民群众同心同德，生根在人民群众中。如果地理条件是起决定作用的，那么，共产党领导的辽阔平原上无险可守的根据地，又是靠什么坚持下来的呢！

西井一宿：村名西井，名实相当。四面高山陡坡底下的小片平地上，住着大约三五十户人家，房子也不差。出口在平地南面，要从山脚石壁绕过去才能看见。不往外走，长年只能坐井观天。晚饭后，我们在村里转了一下。村中心空地新筑的抬腿就能迈上去的小土台，可以摆几把椅子。在场的政治部工作人员说，十来天以前，国民党军队一位要员经过西井，用这个台子开过欢迎会。又说，三

四天以前，就在这里枪毙了一名管理员（伙房司务长）。我们问：为什么？答：他贪污了招待国民党要员过路时的招待费。问：贪污了多少钱？答：十来块钱。天把两天的招待费一共能够有多少？！当时上党银行纸币与法币好像通用。面粉三角钱左右一斤。十块钱虽然只合三十几斤白面，贪污，在八路军里是绝对不允许的。这被看作是军队将受到群众积极支持还是迟早要垮台的严重问题。犯了这一条，就没价钱可讲。军队机关管理员通常是红军战士。他们没有功劳也有苦劳。这个处决了的人也不例外。

我和老徐的下一站是中共冀西地委机关河北邢台浆水。师政治部发给我们三天路费，一人一天两角钱。拿它可以买一斤小米，也就是平时一天口粮的标准。头一天中午，我们在路边摊点上各人吃了两小碗面条，外加醋和辣椒末。半饱不饱。不过两角钱改吃小米杂粮，肚子也不至于受屈，说不上艰苦。

路罗川附近：西井出发前，师政治部打招呼，与新华社两名工作人员同行，路上注意联络。但也没有说明有何情况。第二天傍晚到达一个小镇，找到店铺歇下，正准备休息，门外进来三四个公务人员模样的人，但不像八路军。一直走到我们面前问：你们是哪部分？我们明明带着“18”臂章，不情愿地回答：129师；反问：你们有什么事？他们说“检查，检查”，又说，你们就两个人吗？我们用手指指外面，说“还有！”新华社两名工作人员确实住在镇上另外的地方。他们态度生硬，不过没有吹胡子瞪

眼。其中有人还想纠缠，领头的挥挥手走了。看来如果只有我们两个人，说不走会发生点麻烦。店主人没有露面，我们也没有想到作什么调查。第三天快近中午，我和徐正经过一条干涸的河道，脚下的石头被烈日烤得发烫。忽然河床乱石丛中闪出一个穿高跟鞋、白绸子旗袍、脸色黎黑，嘴唇涂得血红的妇女。她从我面前匆匆走过，顺河床乱石跋涉下去。倘若不是大白天，恐怕会以为碰上了妖怪！联想起昨天晚上的“检查”，这一带肯定住有国民党的某个机关。过后知道，此处名路罗川，这时是鹿钟麟河北省政府所在地。

1938年，蒋介石任命鹿钟麟为河北省政府主席和新划的冀察战区司令长官。鹿到河北不久，排斥已经存在的民选县长，另委专员县长，一时双县长双专员并立，有的县多达三四个县长。鹿的省政府不久又宣布民选的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失踪，“不知去向”，与当地政权、八路军的关系越来越紧张。1939年，日军加紧“扫荡”。鹿鉴于形势不利，名不副实的河北省政府从平原搬到山区的路罗川。有的书上称鹿为“摩擦专家”，鹿当然是站在国民党立场上的。其实他实力薄弱，自己也不能作主。蒋政权不过利用他以前是冯玉祥西北军大将，可能在北方起些号召作用。这实在是错误估计了形势。人民生活在日军大炮刺刀统治的水深火热中，不凭实力坚决抗日，只想从八路军手中“收复失地”，还怎么能够号召群众？1940年冀察战区与河北省政府收场，鹿回到重庆，据说冯玉祥对他没有处

理好与八路军的关系，共同团结抗日，感到不满意。西北军很复杂，鹿钟麟的经历，表现出有冯玉祥爱国、抵制旧势力的精神。1924年，冯玉祥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，发动“首都革命”，暂时取得北京政权，决定驱逐废帝溥仪出宫，迁延未能实现。鹿作为卫戍区负责人，在景山顶上支起大炮指向故宫，下令对方在几个小时内离开。大炮的威力立时奏效了。大陆解放，鹿留在天津，后来担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。

浆水是路罗川以北的一道大川，涨水河面很宽。浆水镇距铁路线上的邢台城八九十华里，虽是山区，地势不高。小片农田，玉米已近成熟。中共冀西地委住在河南面村庄，我们在这里办手续住了几天，去过镇上一两次。邢台抗日县政府设在浆水镇。与当地工作人员谈话中了解到，县长兼游击队支队司令，经常率领游击队在五六十里外的前线活动，敌人不敢轻易往西边来，这里算是比较巩固的根据地。县秘书即县政府二把手主持经常工作。镇上有供应群众生活必需品与收购山货的商店，再加几家小饭铺。据说小镇以前是热闹繁华的，如今遭受战争破坏影响，比过去萧条多了。其实何止一个浆水小镇如此，整个太行山，以至所有敌后农村，哪里不是如此。“覆巢之下无完卵”。日军深入国土的中国，哪里还有世外桃源！我忽然从街头墙上看到一张很显眼的布告，内容好像是关于农村生活、军民关系的。布告上的大字署款是：新四军江北总指挥陈毅。陈毅这个名字以前听说过。奇怪的是新四

军的布告，何以贴到了太行山东麓来了呢！问过别人，都说不了解。抗大一分校后来有一段时间驻在浆水。规模和学生来源怎样，就不知道了。

385旅、冀南行署太行办事处在临城县境内。太行山东坡有一条横贯南北傍山越岭的商路，我们沿着这条古老的商路前往临城目的地。路上几次碰到不同系统、番号的零星过往人员。他们的臂章有印“固”字的，有印“民”字的，有印“冀游”的，形制式样各异。这些字样的背后，显露出当地抗日营垒是处在矛盾复杂、动荡不定的状态中。

大概在内丘将军墓附近，我们在路边歇脚。八路军一支部队也从这条路上往北行进。一个连有三四挺轻机枪，战士服装整齐，精神抖擞。走过了四五百人，后面队伍还在鱼贯而来。中间有个空档，像是参谋人员，我们插进去一起走。我们问，你们是哪一部分？对方热情自然地回答：385旅。问：旅长是谁？答：陈锡联。这是我头一次知道129师著名的“三陈”中的一位。问：旅长在行军队伍里吗？对方用手往背后指指：后面戴钢盔的就是。问他多少岁？答24。我心里想，自己也是这个年龄，才刚刚走到战场边上。他们问：你们都打过仗吗？我们说没有。他们说，打鬼子日子长着哩！不愁没有仗打！

我们从队伍中走出，在一块高地上向远处瞭望。陈锡联也同两三个人在高地上停下来。他拿起望远镜向北向东观察。谁也没有说话。整个队伍走完以后，我们估计可能

是一个团到两个团。这是从砖壁总部以来见到的第一支前线部队。途中与参谋人员的谈话，没有问他们将要去何处。后来知道，就在这个时候，河北民军总司令张荫梧大举进攻赞皇境内八路军独立支队，129师指挥385旅和冀南部队反击，张部民兵基本垮掉。抗战前张就是河北国民党红人，后来又兼鹿钟麟河北省政府民政厅长，张部民兵瓦解，鹿的势力更加单薄。9月间，毛泽东在延安回答中央社等记者问“华北的摩擦问题怎样”时说：那里的张荫梧、秦启荣是两位磨擦专家。他们打敌人的时候少，打八路军的时候多。他同时声明说，“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，人若犯我，我必犯人”。129师与张荫梧民兵的武装斗争，实际是国共第一次大范围的军事对抗的开始。我所见到的不过是385旅的行军，陈锡联在高地上观察前方动静。这支也许近一两千人的队伍，当行进在山间古道上的时候，他们谁也不知道自己的脚步正走在某个重大事件的起点上。但当地抗战营垒矛盾对立、动荡不定的局势，又显出了前面要走上某个重大事件的起点是不可避免的。人们创造历史，对事变演进的具体进程是不可能事先知道的，而对它的前景又是可以观察认识的。我们在路上接触的现象可以说就是这样。

385旅经过临城继续北行。我们随后走，一直抵达临城岭西村太行办事处。时间是8月中旬。从武乡以来，这些社会生活与政治动向中转瞬即逝不成片段的，而又难以认为不足挂齿的种种，都是我与老徐同志共同目睹，共同

经历的。徐是江苏盐城人，某大学毕业以后到武汉，熟人曾劝他去西南，他选择了进抗大。他遇事留心，但沉默寡言。他生活上注重整齐清洁，近乎有洁癖，极细小的事也必遵守习惯，一丝不苟。因此引起别人对他不无微词，有时闹得不愉快。到冀南平原以后，他担任隆平或任县县政府秘书，在与敌人“扫荡”的斗争中，英勇牺牲。这是早期与我有过共同经历、共过艰难的牺牲在战场上的第二位战友。